

废弃 皇妃

FEI
HUANGFEI

下

满城烟火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东方出版社



废弃 皇妃

FEI QI
HUANG FEI

满城烟火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弃皇妃 / 满城烟火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-7-5060-6825-3

I. ①废… II. ①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4565 号

废弃皇妃 (上、下册)

(FEIQI HUANGFEI)

作 者: 满城烟火

责任编辑: 姬 利 陈丽娜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48

字 数: 78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6825-3

定 价: 5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序

显国

清幽古寺，钟声悠扬。慈云庵的正殿中，香烟萦绕。住持师太手持念珠，一脸慈悲地站在大殿中央。她身边的小尼姑的手里捧着一个托盘，托盘上摆放着剃刀、剪刀等剃度用品。

两人的脚边，面朝佛像跪着一个一身青衣、墨发披肩的女子。

“施主，遁入空门，便要六根清净，你当真能了断人间尘缘吗？”住持师太问。

女子不施粉黛，模样却是清丽大气。她的视线始终木然地落在面前的佛像上，空洞的眼中当真没有了一丝对凡尘的眷恋。

“师太，信女对凡尘早就已经没有了眷恋，还请师太成全。”女子对着佛像缓缓一拜，声音无波地回道。

“既然施主心意已定，那贫尼这便为施主剃度了。”

师太接过一旁小尼姑递来的剃刀，置于女子的头顶。

这时，紧闭的殿门，“嘭”的一声被人推了开。

师太轻念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放下剃刀。

来人一身明黄，满脸的颓败神色。眼神如受伤的豹子一般，敏锐地落在背对着他的女子身上。他的唇瓣翕动了几下，才能无力地发出祈求的声音，“妖儿，跟朕回去，朕保证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。”

他皇甫瑾是显国至高无上的王权拥有者，可是这会儿在她的冷漠背影面前，他微微佝偻着高大的身体，只恨不得跪下求她。

年芊妩背影微僵，却没有转身。

“施主还是回去吧!”她的声音平静、冷漠。这是她对世俗的抗议,对自己和他的谴责。

皇甫瑾冲到她的近前,跪跪在地上,扣住她的双臂,失控地嘶吼,“妖儿,你若是恨我,我的命可以给你。但别再折磨自己了,好不好?”

“施主,放不开的是你,不是贫尼。”年芊妩的脸上仍是没有一点的波动,任由他摇晃着她的身子。

她的心死了,从孩子丢的那一刻开始便死了。她本就不该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他在一起,若不是这样,也不会一切都报应在她的孩子身上了。

“住口!你还没剃度,谁准你自称‘贫尼’了?”皇甫瑾紧张地呵斥,他已经失去了女儿,他不能再失去她。

他知道,她恨他。

但,即便她留在他的身边,只为了报复,他亦舍不下她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年芊妩缓缓地闭上眼,轻声念道。

“年芊妩,你睁开眼看着朕,你告诉朕,到底要朕怎么做,你才能跟朕回去?”皇甫瑾握着她胳膊的手,渐渐变得无力,就连出口的声音都跟着软弱无力。

一旁沉默了许久的住持师太对两人施了一礼:“阿弥陀佛,年施主,既然你尘缘未了,剃度之事便改日再说吧!”话落,住持师太领着小尼姑退了出去。

年芊妩本不想再开口,但他的出现却阻了她最后的解脱之路,她怎么能不恨?

她缓缓睁开眼,眼中再也不是之前的平静。仿佛一阵大风刮过,起了波澜,染上了深切的痛。

“为何你就是不懂?我们不可能了。”她的眸子被水雾蒙上,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带着控诉。

“可以的,我已经派人去找我们的女儿了,很快我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聚了。”皇甫瑾温柔地承诺,却又觉得不够,立刻补充道:“等找到了我们的女儿,我就将皇位传给皇后之子,带着你们母女浪迹天涯,再也不踏足深宫。”

年芊妩闻言,眸光一带,眼中的水雾凝结成泪珠滚落。她缓缓地弯起唇角,明明努力地笑着,眼中的泪水却越落越快,布满苍白的娇艳。

他愿意为她放弃天下,多大的恩宠啊!

若是以前听他如此承诺,她定会为此倾尽所有。可是,如今听来,不过是笑话一则。

“皇上何必还要再自欺欺人呢!惜儿已经落入万丈深渊,又岂会有生还的可

能？若是有，皇上早就找到她了。”年芊妩的情绪忽然失控，嘶吼着，控诉着。

她好不容易得以平静，为何还要给她假的希望？

她也想编个谎话，骗自己惜儿还活着。可是，每每午夜梦回，梦中那血淋淋的婴儿尸骨都在无情地提醒着她，她的惜儿再也回不来了。

“惜儿是真命天女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朕已经发布命令，派人到天下各处搜寻胸口带有朱砂痣的女婴。”

这是唯一能让她振作起来，让他们看到希望的方法。即便渺茫，他也不会放弃。

“奇迹？”年芊妩自嘲而笑，“若不是当初我相信我与皇上之间会有奇迹，大概便不会有今日的悲剧了。说到底，都是我们作了孽，才会报应在了惜儿的身上。”

年芊妩双眸含泪，望着眼前的金身佛像，在心里默默地祈求，“佛祖，错的是我，你若是有灵，就放过我的孩子。”

纵使她已心如死灰，亦希望真的出现奇迹，她的孩子可以活下来。

她艰难地从地上站起，转身向门外走去，留下皇甫瑾一人跪在空荡荡的殿堂中央。

皇甫瑾痛苦地闭了闭眼，蓦地站起，眼含痛色地望着她的背影，陡然对门外的人冷声吩咐道：“去告诉住持师太，若是她敢给云妃剃度，朕便火烧慈云庵。”

第二十八章
神凤转世

翺国皇宫。

冷寒的夜，灯火通明的御书房中，凌灏离的右手紧攥成拳，直到攥得骨节“咯咯”作响，他才蓦地松了手。

被他攥在手中的密信，这会儿已经化成白色的粉末，随着他松手的动作，飘扬而下。

而信里的内容是，显国皇帝昭告天下，“云妃之女，得仙人垂怜，病体康健，得以归朝，实乃祥瑞之兆，特此昭告天下，犒赏前线三军将士，与公主同喜。”

显国前线的士气因为公主归朝的祥瑞之兆，一夕间变得强大，周国就快要抵挡不住了。

若是周国的军队抵挡不住，翺国的军队势必要从支援变成参战。

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想翺国的军队与显国直接交锋。

“疾风，双儿有消息吗？”凌灏离看向跪在地中间的黑衣人，沉声问道。

探子来报，凌无双已经离开梅宫，却一直都没有回宫。

“还没有。”疾风恭敬地回了句，问道，“用不用属下去找找公主？”

“不用了，她说她会回来就一定会回来。”他的皇妹骨子里的性格，与他一样。

“你亲自去显国一趟，确认一下显国刚刚昭告天下的公主是不是颜嫔娘娘。”凌灏离沉重地吩咐道。

根据凌无双留下的线索，想查出黄渊和云姨的身份并不难。

“若是显国公主真的是娘娘，皇上希望属下如何处理？”疾风请示道。

凌灏离微一迟疑，才吩咐道：“什么都不要做，确定后先回来禀报朕。”

他很清楚亲人于颜若歆而言意味着什么，却仍是忍不住在想，这样的局势下，她会选谁。

“是，皇上。”疾风领命，起身退了出去。

凌灏离站起身，抬步走出御书房，迈入夜色中，却觉得这夜色寂寥得让人心慌，他竟是没有一处能去。

若知道会有别离，他便不会那般冷落了她。只可惜，悔之晚矣。

*

璃韵宫。

随着颜若歆消失的日子越来越长，翹璃韵开始心慌，开始坐不住了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凌灏离没有来看过她一眼，依旧对她禁足，不许她走出璃韵宫一步。

她几次要求，想要见他，却都被他以战事忙为由，不肯来看她。

只是，若战事真的那么忙，为何他有时间去陪颜若雪？

她听惜春说，行宫回来后，凌灏离就对颜若雪荣宠不衰。对外宣布，颜嫔在路上染了风寒，病情十分严重，不许探望。

翹璃韵自是清楚，颜若歆根本不在宫里，凌灏离只是不能让人知道翹国的颜嫔丢了。

她本以为，颜若歆离开了，这后宫便再也没有人能与她争了。

可是，如今她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。

本来，她初闻崔依梦还活着的消息时，与太后的想法一样，认为这不过是凌灏离的掩人耳目，好让崔依梦的同党按捺不住。

可是，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她不得不怀疑崔依梦有可能真的活着，或是她在死之前见过凌灏离，与她的亲姐姐联合，将一切罪名都诬陷给了她。

如若不然，凌灏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要怀疑也该怀疑颜若雪，而非她。

难道，她比不过颜若歆，还比不过颜若雪吗？

不行，她绝对不能让颜若雪那个贱人得逞，她一定要想办法见到凌灏离，将颜若雪拉下台。

宁安宫。

香薰弥散，太后闭目侧躺在贵妃软榻上，身着一件红色纱衣，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，墨黑的长发散落一榻，尽显这后宫妃子所没有的风韵和妖娆。

“太后，可以沐浴了。”腊梅从旁小声唤道。

“嗯。”太后轻应一声，缓缓睁开眼，如丝的眉眼里透着几分慵懒。

腊梅上前，扶着她起身，忙弯身去为她穿鞋子。

“腊梅，是时候帮帮璃妃了。”太后眼中的慵懒还未褪去，语气却透了寒意。

“是，腊梅明白。”腊梅为她穿好鞋子，退到一旁，“明儿一早，腊梅便会帮太后张罗一下家宴，请后宫的各位主子过来。只是，不知颜贵人是不是璃妃的对手。”

“呵！”太后冷笑，并没有腊梅的担忧，“自己的亲妹妹都死了，她若还是不成气候，那也只有下去陪她妹妹的份儿了。”

腊梅不太理解太后的意思，疑惑地道：“可是，颜贵人与崔贵人的感情一向不好，如今璃妃又已经被皇上软禁，她未必会对付璃妃。”

“嗯。感情是不好。”太后点头，“不过，那只是崔依梦恨颜若雪，颜若雪心里可是很顾念这份亲情呢。”

“如今颜贵人好不容易又得了盛宠，怎会甘愿冒这个险？要不要奴婢再做些什么，挑拨一下两人之间的关系？”

“不用。你什么都不必做，这个时候多做多错，你以为皇上是真的宠爱颜若雪？”太后不急不缓地打消腊梅的念头，唇角蓄起一抹得意的笑。

“太后的意思是，皇上是假意宠幸颜贵人？”腊梅一点就通，又继续道，“这样一来，当初参与过颜嫔那件事情的人就会按捺不住，以为皇上听信了颜贵人的谗言。”

“皇上对颜若歆的感情那么深，又怎么会在她被人劫走后，就立刻宠幸颜若雪？”太后的眸色阴厉，在暗夜里迸射出可怕的寒光。

“璃妃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？”腊梅不放心地道。

太后不屑地冷笑：“当局者迷。翹璃韵一心想得到皇帝的宠爱，又怎么会不嫉妒得红了眼？”

“太后英明。”腊梅立刻夸赞道。

“不是哀家英明，而是翹璃韵太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，看不清自己的位置，不愿意承认皇帝对颜若歆的感情。这其中的事情，其实并不深奥，但翹璃韵既然不相信皇帝是爱颜若歆的，自然就不会觉得皇帝宠幸颜若雪有问题。”太后冷冷地一勾唇，向殿后的温泉池走去。

“这般看来，皇上是真的打算动璃妃了。”腊梅略微有些吃惊，她是知道翹璃韵身份的。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日，皇帝会动这位不同寻常的璃妃。

“坐在皇位上的男人，有哪个不心狠手辣？”太后不以为然，“不过是璃妃起步的地位比别的妃子高了些，但她自己却没有把握住先机。”

“太后说得是。”腊梅陪着太后走进温泉池，复又想起一事，问道，“太后，就要到公主的生辰了，但公主至今未归，可还要大肆操办？”

“办。这个时候更是要办，决不能让人知道公主在行宫发生的那些事情。如是消息走漏，传到拓跋颀的耳中，双儿以后定是没有好日子过。”

虽说她这个做母后的信任自己的女儿，但拓跋颀会信吗？若是他认定凌无双与人私奔，凌无双以后在拓跋要吃的苦头，可想而知。

“太后无需忧心，皇上已经封锁了消息。若是拓跋王不刻意派人来查，应该不会知道。”腊梅从旁劝道。

“即便拓跋颀没有兴趣查这些，但他后宫的女人，可不一定是省油的灯。”

凌无双虽然很是聪明，但她的心太善。

后宫的女人可以不聪明，却独独不能心软，每对敌人仁慈一次，都是将自己置身于危难中一次。

*

翌日。

宁安宫的家宴，让翹璃韵重见天日。

翹璃韵接到消息时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心里得意地认为太后定是也怕颜若雪得势，才会急着帮她。

她听说，太后派了腊梅亲自过去请示凌灏离。

算她识相，知道这后宫以后是她翹璃韵的天下，她需要仰仗她的鼻息。

“惜春，皇上今儿会过去吗？”翹璃韵的唇角翘得高高的，甚为得意。

“惜春听说，太后也请了皇上。”惜春一边为她打扮，一边笑着回。

“本宫的机会终于来了。”翹璃韵眸色一狠，随即又溢满了笑意，那笑意里充满了对颜若雪的不屑。

颜若歆都不是她的对手，太后亦是惧怕她三分，一个颜若雪竟是敢不自量力。

“奴婢恭喜娘娘。”惜春识趣地欠身一拜，翹璃韵立刻将她拉起：“行了，将本宫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若是本宫这次能夺回皇上的心，以后你就是这宫里地位最高的姑姑。”

“谢娘娘。”惜春谢了恩，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本领都拿出来，为主子打扮。

经过长达一个多时辰的打扮，翹璃韵本就清丽的容颜，这会儿又添了几分

美艳。

不过，她看着镜中的脸，却满心的不甘。

她不想顶着别人的身份活一辈子，她一直在等他的江山稳定，为她爹平反，她好用乔楚楚的真实身份登上皇后之位。

她相信，那一日，一定不远了。

*

欢颜宫。

颜若雪对门外的宫人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接过宫婢手中的茶盏，放轻脚步，走到凌灏离的桌案旁，将茶杯放在正批阅着奏折的凌灏离面前。

他抬头，看向她。她浅浅一笑，劝道：“皇上歇会儿吧！”

“这么冷的天，在寝宫里等朕过去接你就好，怎么跑这来了。”凌灏离放下手中的奏折，起身，柔声对她道。

颜若雪甜蜜地道：“臣妾在殿里也无所事事，还不如过来看着皇上，心里倒是安稳些。”

“怎么？还怕朕被人抢跑了？”凌灏离挑起颜若雪的下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“臣妾当然怕了。”颜若雪娇嗔，对上凌灏离含笑的视线，心跳加速，不禁心慌。

她不是翹璃韵，她有自知之明，自是知道凌灏离的宠幸来得这般突然，定然有问题。

她本想借着这难得的盛宠机会，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了，以后是生是死，她并不在意。只是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每每面对这样温柔的他，她的心都会沦陷一分。

不知不觉间，她竟是越来越想相信他是真的喜欢她，而非利用。

“怕朕被抢走，就将朕看牢了。”凌灏离收回抬着她下巴的手指，轻笑着揶揄道。

“这可是皇上说的，到时候可不要再来怪臣妾善妒。”颜若雪顺着他的话说道。

“这么说爱妃是要化身母老虎了？”凌灏离的笑意始终浅浅地蓄在唇角，根本未达眼底。

“臣妾才不是母老虎。”颜若雪不依地驳了句，又道，“时辰差不多了，不要让太后久等。”

“嗯。走吧！”凌灏离颌首，揽过颜若雪的腰肢，向欢颜宫外走去。

就快过年了，翺国虽然不会下雪，这时候的天气却也是湿冷湿冷的。

出了欢颜宫，冷风刮过，钻进颜若雪的衣衫里，凉意不禁让她缩了缩，又往凌灏离的怀中靠了靠。

他怀中的暖意和安稳，让她的心也跟着暖了暖。

而她不知，凌灏离因她的动作，眸中顿时闪过一抹厌恶。

行宫的事情，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他对这后宫女人的宽容等同于姑息养奸，会将他爱的人，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险境。

是以，他想在她归来之前，为她谋一个安稳的“家”。

*

翺璃韵早早便到了宁安宫，心心念念地盼着见凌灏离。

不想，终于将他盼来了，却是看着他怀抱颜若雪，一副你依我依的架势。

她恨，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冲上去将靠在他身上的女人扯开。

可是，她知道她不能。她必须忍，她要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。

众妃起身行礼：“拜见皇上。”

“都起来吧！”凌灏离松开颜若雪，“给太后请安。”

“见过太后。”颜若雪欠身给太后行了礼，起身时，特意向翺璃韵射去挑衅的目光。

她就是要让她恨，让她嫉妒，这样她才会乱。

太后点头笑了笑：“皇帝，颜贵人快坐吧。”

“嗯。”凌灏离应声，刚欲抬步，站在一旁的翺璃韵身子一软，向下倒了去。

“娘娘！”惜春惊呼，连忙扶住她。

翺璃韵终于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，包括凌灏离的。

“姐姐这是怎么了？”颜若雪最先反应过来，上前关切道。

她故意挡在翺璃韵与皇帝之间，不让他们有任何的目光接触。

她相信，翺璃韵之前能一直处于不败的境地，身上必然有什么能拿住凌灏离的地方。

是以，她决不能给他们接触的机会。

若是凌灏离原谅了翺璃韵，她的计划便彻底地泡汤了。

不待翺璃韵回答，太后忽然插言：“璃妃，你要好好爱惜自己，女人小产很伤身。”

璃妃小产是因为被皇帝错手推倒所致，宫里谁都知道。

太后忽然提起这事，无非是想勾起皇帝的内疚，好让两个女人旗鼓相当。

翹璃韵本想让惜春提起这事，没想到太后却帮了她的忙。让她认定，太后是故意拉拢她。

“臣妾谢太后关怀。”她谦逊地谢恩，眼角的余光却在注意着凌灏离的反应。

凌灏离目光淡淡地看着她，这时，孙公公疾步走了进来，在他的耳边低语。

“太后，朕还有政事要处理，就不能参加太后的家宴了。”凌灏离留下一句话，甚至还不待太后回答，便已经急急地离开。

而孙公公带来的消息，是刚刚从前线送来的。

显国名将年睿离带领士气高涨的显国军队打得周国节节败退，已经将战场从两国的边境转移到周国的境内。

周国皇帝周奕威发出密函，让凌灏离派兵加入战局，与周国一同夹击显国。

届时，显国的势力就是再强，也很难敌过两国的夹击。

而南峒国虽然与显国是盟国，但南峒国如今与北显国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，自顾不暇，根本便不可能派兵增援。

至于，远在另一个方向的扈达部落，顶多为显国提供粮草，山高水远的局势下，若是派兵增援，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只是，翺国一旦加入战局，与显国的关系便等于彻底的决裂。

若她真的是显国公主，她是否会原谅他对显国的进犯？

第一次，他在面对政事时，为一个女人而犹豫。

*

显国皇宫张灯结彩，丝毫没受战争所扰，反倒是人人面上喜气洋洋。

随着公主归朝，宫中那些曾经整日冷冰冰的主子们，这些日子均是笑意盈盈，便是皇上和太后，也一连赏赐了许多会说话的宫人。

是以，宫中即便再不懂得看人脸色的人，这会儿也明白了这位公主在显国的地位。

与公主一起回来的，还有云妃。一回来，云妃便住进了多年不曾与任何一个嫔妃过夜的皇帝寝殿。

宫人们感叹云妃多年来荣宠不衰的同时，更是盛赞皇帝的痴情。

是夜。

年芊妩拉着皇甫惜儿坐在床边，有说不完的话。这些日子以来，除了必须去太后和皇后那里走动，两母女便都像此刻这般。

“冯嫂，什么时辰了？”年芊妩看了看外边的天色，见时辰也不早了，便问

一旁的冯嫂。

“一更天了。”冯嫂从旁回道。

年芊妩瞥了眼坐在一旁不动的皇甫瑾，故意提高声音：“惜儿，也是时候就寝了。”

颜若歆见娘亲这般，真有些哭笑不得，这不是明摆着对父皇下逐客令吗？

从他们入宫开始，外人看着好像是一家人住在皇帝的寝宫，其乐融融，却没人知道堂堂一国之君，却是夜夜睡在自己寝宫的偏殿里。

颜若歆过意不去地看了看皇甫瑾，站起身，惊呼道：“冯姑姑，惜儿有点事情想问您，您跟惜儿出来一下。”

还不待冯嫂搭话，颜若歆已经拉着她向外走去。

冯嫂无奈地叹气，到底是有血缘连着，才回来没几日就知道心疼她的父皇了。

“冯姑姑，惜儿今晚睡您那，行吗？”颜若歆抱着冯嫂的胳膊，边说边向外走去。

“公主，奴婢那地方简陋，公主若是想给皇上和娘娘制造机会，可以回自己的寝宫住。”冯嫂笑着提醒。

“不要，惜儿就跟冯姑姑睡，姑姑正好给惜儿讲讲娘亲的事。”颜若歆摇摇头，固执地说。

她早就想找个了解爹娘事情的人，了解一下那些过往，好为爹娘多做些什么。

“好。”冯嫂点点头，为年芊妩有个这么懂事的孩子而欣慰。

看来，主子的苦日子总算是到头了。

冯嫂与颜若歆离开后，偌大的寝殿就只剩下皇甫瑾和年芊妩两人。

女儿的心意，年芊妩自是明白。

其实，她不是恨皇甫瑾，毕竟惜儿都找回来了。皇甫瑾这些年为她做了多少，她也都记得。

只是，两人别扭了这么多年，若是突然间和好，她总是觉得怪怪的。

“妩儿！”皇甫瑾走到床边，刚坐下，年芊妩便要起身。他一惊，连忙握住她的手，“妩儿。别走。”

“皇上，夜深了。若是皇上喜欢留在这里，那臣妾去偏殿睡。”年芊妩低着头，不敢看他。

十八年来，她看到了他的好，他的痛，他的不易，却仍是不肯原谅，不是她

有多恨，而是她也在折磨自己。

她始终认为，若是当初她能多一点提防，惜儿就不会丢了。

即便始作俑者是周奕威，也是她招惹来的。

是以，她排斥皇甫瑾、不肯原谅他的时候，更多却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得到幸福，在惩罚自己。

“妖儿，朕只想留在有你的地方睡。你若是去偏殿，朕也去偏殿。”皇甫瑾抓着她的手不放，满是柔情的语气里透着坚定。

这一天，他等太久了。

“都这么大岁了，还说这些。”年芊妩红了脸，娇羞的模样像是个小姑娘。

皇甫瑾的心里一紧，又想起当年两人幸福的光景。

“多大岁数？”他反问，“我们还很年轻好不好？”

“还年轻？”年芊妩瞪他一眼，“惜儿都嫁了。”

年芊妩心里不禁酸涩，她女儿一生的大事，她这个做娘的竟是没有参与过。

“好了。别难过。”皇甫瑾揽过她的身子，薄唇贴在她的耳边，低声道，“要不然你跟朕再生一个孩子，就能弥补你心里的遗憾了。”

年芊妩脸上的温度烧了起来，不禁恼怒，“皇甫瑾，你若是再敢瞎说，看我……看我……”

她支吾了半晌，也没说出个什么来，她向来不会撒泼。

“看你什么？”皇甫瑾故意逗她。

年芊妩被他这么一激，咬牙道：“看我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”

这话是她在小镇上，听一个卖包子的大姐骂她相公的。而她的相公被骂得立刻老实，嬉皮笑脸地来哄她。

那一刻，她在两个人的脸上看到了幸福的光芒。

那是他们这些站在高位上的人，不曾有过的平凡幸福。

皇甫瑾被她故意撒泼的样子逗得失笑：“哪里学来的？”

“……”年芊妩窘得低下头，还是觉得这样的话并不适合她说。

“朕很喜欢你泼辣的样子。”皇甫瑾越发乐呵，揶揄道。

十八年来，她都是清清冷冷的样子，他看得心疼死了。如今，她能撒撒泼，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，那是语言所不能形容的激动心情。

“皇甫瑾！不许你再说！”年芊妩严正警告他。这人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变得这般无赖了？

“好，娘子不让说，为夫就不说了。”皇甫瑾一副听话的乖巧模样，哪里还

有半点帝王的尊贵形象。

“你就不怕宫人笑话？”年芊妩的心里泛起丝丝甜蜜，嘴上却不饶人地道。

“看到就看到，等大战之后，朕就颁一道圣旨，让显国的男子都把怕老婆当成是美德。”皇甫瑾说得煞有其事。

年芊妩被他认真的样子逗笑，但想起大战，面色不禁沉重。

“在想惜儿的事情？”皇甫瑾收起唇角的笑意，一下便猜中她心中所想。

“嗯。”年芊妩点点头，心情又低落几分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她故意将一切都往好了想，不希望自己的苦难刚刚结束，女儿的苦难便开始了。

若是这样的话，她真的情愿自己一辈子都不要幸福，不要与女儿相认，让她可以快快乐乐地活着。

“妩儿。”皇甫瑾与她交握的手紧了紧，沉重地道：“有些话，朕必须告诉你，但你答应朕，听完之后不能太激动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年芊妩点点头，问道。

“翺国很快就要加入战局了。”皇甫瑾看着她眼中泛起的痛，心里比她还痛。

只是，这事是不可能瞒一辈子的，等翺国正式加入战局，天下皆知，她一样也会知道。

到那时候，事情发展得一发不可收拾，她会更加难受。倒不如提前告诉她，让她先有个心理准备。

惜儿这些日子以来，面上都很坚强，从来不多问一句，好似生怕给他增添负担一般。

与其让她们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这件事情，倒不如让他亲口告诉她们。

至于之后的事情，他会同她们一起面对，为她们遮风挡雨。

“为何一定要打仗？”年芊妩痛苦地反问。

她原以为自己的情路已经够坎坷了，谁知女儿的情路更是难走。

如今，几国之间的战争打得如此惨烈，她的惜儿不管选择哪一方，都必然要与另一方决裂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她便留意到惜儿的眼中总是时不时地流转过伤痛。

她这个做娘的，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，亏她还说，只要惜儿回来，便会加倍补偿她。

可是，她却什么都没有能力为她做。

“妖儿，朕告诉你，不是想看你难过。朕只是觉得，你一定想知道。别想太多，相信朕，朕绝对不会看着惜儿痛苦一生。”皇甫瑾握紧她的柔荑，将掌心的温度传递到她的心上。他想告诉她，有他在，她什么都不必害怕。

年芊妩声音哽咽：“瑾，谢谢你。”

“谢什么？难道惜儿不是朕的女儿吗？你若是再这般说话，朕就要生气不管了。”皇甫瑾故意沉了脸色。

“别不管。”年芊妩神色一慌，“我不说了。”

皇甫瑾对她的反应很满意，收起脸上的阴沉，复又道：“你就安心地陪着女儿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朕来处理。”

“这事只怕是不好处理，除非周国愿意停战。”年芊妩这会儿恢复了冷静，忧虑道。

她始终觉得这场战争是因她而起，不只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，更害了自己的女儿。

若是她站出来，周奕威是否会停战？

皇甫瑾猜到她的心思：“不要做傻事，朕说过很多次，周奕威挑起两国的战争并不是因为你。他不过是在用你做借口，为自己的侵略找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，成全的不过是他自己心里的不甘而已。”

“我没想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不能平息他心里的不甘。”年芊妩轻叹，心里堵得难受。

“朕能懂他，他心里认定了你，越是年月长，心里的那份孤单和不甘越是强烈。是他自己不肯放过自己。”皇甫瑾能体会周奕威心里的那份感受，就如他当年对霍青绡，不甘和执着促使他做了很多错事。

“若是有人能解开他的心结就好了。”年芊妩叹道。

“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”皇甫瑾起身，对外唤道：“来人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一众宫人端着洗漱用具走了进来。

年芊妩看了看身边神色坦然的皇甫瑾，心里不禁紧张，看来今晚是没人能赶走他了。

*

翊国皇宫。

太后的家宴后，翊璃韵重获自由，守在她殿外的内侍全部撤走。

她一自由，紧张的人立刻变成了颜若雪。

颜若雪本来还想借着翊璃韵被囚的机会，周密安排一切，好将太后和翊璃韵